

莫言研究书系

总主编
张华

The Carnavalesque Writing: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Rebellious Spirit of Mo Yan's Novels

“狂欢化”写作：

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
与叛逆精神

胡沛萍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0 EAST 57TH STREET
CHICAGO, ILLINOIS 60637

“狂欢化”写作：

俄罗斯小说的狂欢化特征
与狂欢化叙述

巴赫金 著

王 毅 译

2000年1月

莫言研究书系
总主编 张华

The Carnavalesque Writing: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Rebellious
Spirit of Mo Yan's Novels

“狂欢化”写作：
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

胡沛萍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
胡沛萍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4. 5
(莫言研究书系/张华总主编)
ISBN 978-7-5607-5043-9

I. ①狂… II. ①胡… III. ①莫言—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6537 号

责任策划:马 新 董付兰

责任编辑:董付兰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3 印张 245 千字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莫言研究书系》编委会

总 主 编 张 华

副总主编 管谟贤 杨守森 贺立华 王志东

编 委 张 华 管谟贤 杨守森 贺立华

王志东 齐林泉 孙书文 丛新强

兰传斌

资助单位：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西藏民族学院

《莫言研究书系》总序

◇张 华

我们谋划编辑出版《莫言研究书系》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1986年，创刊《青年思想家》杂志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当时的青年先锋作家莫言；1988年，由《青年思想家》杂志牵头，在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召开了全国首次莫言文学创作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全国第一部《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莫言成了《青年思想家》的栋梁作者，他写故乡的许多短篇作品集中发表在《青年思想家》里。2000年后，莫言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更成了我们重要的教学科研合作导师……与莫言交往二十多年，可谓知根知底，友情笃厚，持续关注。我们一直想编辑出版一套莫言研究系列丛书。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研究莫言的论文和专著众多，从表层到深层，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学领域延伸至边缘学科，研究的视角不断拓展，研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些研究成果对莫言小说的创作主体、审美意识、主题内涵、艺术风格、人物形象与意象、语言特色等都有广泛的探索，在影响研究、比较研究、叙事学研究等领域也提出了诸多有价值、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和观点。莫言是从山东高密走进他的文学世界的，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幻境”，也是一个“中国的缩影”。他说：“我努力地要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要使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能够打动

“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

The Carnavalesque Writing: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Rebellious Spirit of Mo Yan's Novels

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莫言《小说的气味》）因此，莫言是山东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外一股“莫言热”正在持续升温。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新的眼光去欣赏、解读、探索莫言的文学世界。特别是在研究者中，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出现更多更新的理论、方法、范畴和观点。无论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一种更加宏阔的“世界眼光”去审视、解读莫言的文学世界。

正是基于以上想法，我们现在推出这套《莫言研究书系》。这个书系的作者群，既邀请了莫言的家人和莫言的学生们加入，也有国内外重要的研究学者，这无疑拓宽了莫言研究的视界，丰富了第一手研究资料。我们希望面向大众读者和研究者两个群体，给他们提供各自或共同感兴趣的作家生活点滴和作品阐释。我们努力在本套书系的可读性和学术性之间找到某种恰当的结合点。

《莫言研究书系》是一个包容国内外研究莫言成果的集中地，是一个开放的书系。第一批书——《莫言研究三十年》、《莫言弟子说莫言》、《乡亲好友说莫言》、《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海外莫言研究》、《莫言与世界》六种，2013年一经推出即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广受学界好评。这也坚定了我们继续将更多莫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纳入该书系出版下去的信心和决心。2014年，该书系将推出第二批：《莫言创作的经典化问题研究》、《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莫言的另类解读——西蒙与莫言的写作比较》、《民间中国的发现与建构——莫言小说创作论》、《“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等。敬请方家指正。

本书系是个开放的书库，今后还将陆续推出莫言研究的其他成果，欢迎国内外学者加盟支持！

2014年3月

（张华：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原《青年思想家》杂志第一任社长）

外来理论与本土文本的深度契合(代序)

◇张志忠

不久之前,在和我的研究生导师谢冕先生的一次恳谈中,先生问我有没有可能全部使用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阐释当下的作家作品。先生此问,当然是有所思考的。师从先生门下三十多年,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揣测出先生的意图的。我略作思忖,答曰:不能。我阐述说,在论文《镜中之像 像外之旨——洛夫诗作中的镜像研究》中,我曾经有意地作过这方面的努力:在宏观上,借用了“镜中之像,像外之旨”的论点作整体概括;在具体的阐述上,我从钱钟书的《管锥编》中汲取本土资源,借用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中论及镜子的各种功能的分类阐释,去分析洛夫诗歌中大量的“镜子”意象。然而,我也同时借助下拉康的镜像理论和巴赫金《镜中人》的有关论述。我对谢冕先生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自说自话”,更为重要的是,不可能用产生于农业时代的、基于其时的文艺创作而产生的文艺理论去尽情尽性地解读现代作品。不单是我,今天也没有看到哪个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然,这是就一种“职业的批评”而言,没有理论就没有批评,没有现代理论就没有现代批评。法国理论家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把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三类。最受推崇的当然是“大师的批评”。蒂博代指出,“职业的批评”认为作品是观念的实现,是继续和延伸观念的丰富性。也就是说,“艺术品是批评观念的一种运用”,“艺术产生于批评”。“职业的批评”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观念的、联系的、智力的世界。因此,这

“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

The Carnavalesque Writing: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Rebellious Spirit of Mo Yan's Novels

种批评家在艺术品中寻求的是“清晰的观念”。“大师的批评”则不同，这样的批评往往是批评与创造之流会合，与艺术品本身会合，而融合无间者当然是艺术品的创作者，“他们完成作品不是要符合观念，而是要他们的观念证明其作品，这种证明自然就具有一种雄辩的、热情的色彩”^①。在我的理解中，“清晰的观念”并不是贬义词，它的背后是一种或者几种足以自洽的理论支撑。“大师的批评”，要有独特的才情，绝不是因为他没有判断上的错误，而是因为他的批评始终是在两个灵魂的遇合或搏斗中进行的。前者可以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而形成，前提是要有艺术的感受和鉴别力；后者则是才分使然，可遇而不可求。他们共同生存于蒂博代所言的“批评共和国”中，相辅相成。我辈常人，在一个心浮气躁、百念丛生的大气候下，能够得到一种较为精良的学术培养，能够以“清晰的观念”去评析作家、作品已属不易。如果还能够更进一步地，将这种“清晰的观念”化作一种穿透力，能够让人举一反三，获得丰富的启示，那就更值得大加赞扬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阅读胡沛萍的《“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的书稿。说起来，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都对我们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在我的视野中，能够将外来理论观念与本土文本阐释化合在一起，互为犄角、相得益彰的，非常鲜见。巴赫金的“复调”和“狂欢化”理论，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红大紫，追随和引用者可谓夥矣，这当然和市场化时代的欲望张扬和众声喧哗有着内在的暗合。但是，在许多时候，它变成了一个简单化的标签，贴到哪里哪里亮，却又非常浅表化，打不着痛处，切不到血脉，无法窥得论者的学术底蕴，也无法看出被论述对象的独特性所在。此亦“复调”，彼亦“复调”，此亦“狂欢”，彼亦“狂欢”，彼此彼此，区别何在？而且，我也以为，无论其如何伟大，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必定有其特别的限定性。就以“狂欢化”和“复调”理论而言，巴赫金的研究是在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潜心释读中生发出来的。两位大师，一位激情奔放、汪洋恣肆，充满了法兰西人热爱现世生活的欲望勃发；一位沉郁顿挫、焦灼不已，迫切地与上帝展开紧张的精神对话。但是，他们都是处在一个划时代的节点上，一个民族身处历史巨变的转折关头，是在展望未来的世界图景。只不过，一个更多地看到了挣脱中世纪禁

① 郭宏安：《〈批评生理学〉：大师的批评》，《读书》1987年第7期。

欲主义和神权统治之后，人的心灵和肉体的充分解放而欣喜万分，神权已废，巨人当立。巨人就是率情任性、食量惊人的饕餮之徒，就是用一个非常可笑的问题“要不要结婚”而难倒天下的才学之士的庞大固埃和巴汝奇，如《巨人传》。一个则更多地看到了“上帝已死”、戒律失效之后，人心的黑暗深渊和邪恶张扬。以“超人”的名义或者“革命”的名义，是否可以任意支配或者剥夺他人的生命，构成了《罪与罚》、《群魔》的严厉拷问。新旧交替的时代，权威解体而杂语喧哗，等级崩塌而群雄作乱，道德失范而欲望彰显，加冕与脱冕，新生与死亡，下部与上部，微观对话与宏观对话，此其时也。进一步而言之，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也是一种对话关系：一个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喜气洋洋，一个是站在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而忧心忡忡——许多年里，我们是站在一个以新为美的立场上，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未来的恐惧和质疑的深刻意蕴，正像我们无法理解鲁迅对未来的“黄金世界”的拒绝一样。

回到中国文学的语境。“狂欢化”理论，可以阐释一批以杂语喧哗为其语言特色的作家，如王朔、王蒙、刘震云。但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当属莫言（还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是王小波）。人们通常是以拉美文学的巨匠马尔克斯媲美莫言，但在更为贴切的意义上，莫言可以说是更加接近于当代中国的拉伯雷。他以狂放不羁的健康肉体叛逆扼杀人性的时代，却又让那些有各种各样的身体残障的弱者和儿童在笔下生气淋漓、熠熠生辉；他以生生不息的大地和母亲挑战残暴嗜血的历史与父权，也让那些男子汉经受檀香刑的酷烈考验和穿越六道轮回的坚忍不拔，以诉说民众的历史记忆；他用身体的下部，用“无色无味的大便”，用一泡骚尿催化出来的高粱美酒，也用在母亲阴部乱爬的虱子，挑战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心理极限。他笔下有嗜肉如命的罗小通，有最能喝酒最能爱的余占鳌，也有那位恋乳成癖、终生不改的小金童。诚如胡沛萍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当下的中国作家中：“欲望化写作”似乎很普遍，但是，莫言乃其中最独特因而也最深入的一个，“进行‘欲望化写作’的作家很多，而欲望的焦点多集中在‘情欲’上。莫言算得上‘欲望化写作’的一个代表，只不过他的‘欲望化写作’并没有单纯地集中在‘情欲’上，他把笔触延伸到了肉体欲望的各个层面，可以说，他的‘欲望化写作’是全方位的，包括吃喝拉撒、情欲等各个方面。在他的写作中，肉体欲望没有被形而上的思考先入为主地固定起来，他首先把它们当作了一种生活的必需，有时甚至看作生命个体存在的动力和追求的目标，赋予了它们很高的存在价值，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余占鳌和戴凤莲的红高

“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

The Carnavalesque Writing: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Rebellious Spirit of Mo Yan's Novels

梁情缘，“白日宣淫”，不是贪图一时的快活，而是由此强化爱情，决定了两人的一生。唯其如此，他的“欲望化写作”，才没有变成纵欲滥淫的招摇，没有变作乏味生活的佐料，而是与生命和大地的“狂欢化”融合在一起，以此独树一帜。

拉伯雷曾经有过在窒息人性、禁绝新知的修道院学习的惨痛经历，而能够解脱出来，是其幸运，也是其创作《巨人传》的精神背景。莫言呢，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经历过“文革”时期的造神运动、盲目崇拜和禁欲主义，于是，食与色的匮乏带来的巨大反拨，生与死的交替形成的生命力证明，成为其作品的重要底色。两位作家都喜欢怪诞而神奇的民间故事、铺排而夸张的情节渲染——《巨人传》中写到高康大擦一次屁股竟然用到了170多种材料，诸如桌布、羽毛乃至最匪夷所思的小鹅雏云云；《四十一炮》中罗小通的报仇雪恨，足足发射了41发炮弹，作家居然不厌其烦地把每一炮的发射、落点和效果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欧洲的人性解放和理性张扬有数百年之长，而当代中国的人性解放和启蒙运动，则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的灵光乍现。我非常赞赏余华写在其长篇力作《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话，数次在文章中引用过，这里还是按捺不住再引一次：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产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正是这种两个时代乃至三个时代——“文革”动乱、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启蒙和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大潮的交叠与冲突——换言之，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骤变，造成了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中国农民的命运浮沉和精神历程，也促使莫言从拉伯雷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天马行空的纵情挥洒走到逐渐内敛深邃的心灵拷问。新世纪之初，莫言在与孙郁的对话《说不尽的鲁迅》中，就借助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阐述，表达了对陀氏的关注。到他的“把自己当罪人写”的《蛙》问世时，他对陀氏的“拷问灵魂”有了反躬自

问的进一步思索：

鲁迅当年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实际上早就说过的，这种伟大的罪人，堂上的拷问者，就是要拷问出罪恶背后的善良，也要拷问出善良背后隐藏的罪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了不起、伟大、经典？他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尽管鲁迅很早就提到这点，但我想我们新时期的文学始终没有往这方面深入，我们都在诉苦，伤痕文学啊，所谓的右派文学啊，都是在诉苦，都是在控诉这个社会，控诉政治、控诉坏人，对自我、对善的压迫，没有从反面来忏悔，善的背后有没有虚伪，被迫害的坏人是不是甘心情愿地做坏人？被迫害的坏人是不是也曾经充当过迫害别人的坏人，是不是本来想迫害别人结果在斗争中失利，被别人迫害了？我觉得右派文学已经相当深刻了，但灵魂拷问依然不够。^①

莫言自称，《蛙》的突破、新变就在于：

把每个人都置于拷问席上，从黑的拷问出白的，从白的拷问出黑的，当然最重要的也是拷问自己：审判席上，审判者实际上也是被审判者，讯问者也在被别人讯问，每个人实际上灵魂都不是纯白或纯黑的，都有白中之黑和黑中之白，所以还是更多希望人们对自己做出反思。这部小说也是，姑姑到了晚年也在用她的方式反思，我究竟是功臣还是罪人，好人还是坏人？蝌蚪到了小说的最后也在对自己进行反思。^②

到目前为止，《蛙》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换，如果莫言能够循着这样的思路进行开掘，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他应该还会再一次让我们震撼吧。

以是观之，胡沛萍的《“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确实是把握住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莫言创作的深度契合，并且在数量颇丰的莫言文本中，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钩摄和爬梳，做出了翔实而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将莫言研究和“狂欢化”理论的中国化，提升到了新的境界。我无法一一诉说阅读这本书稿的欣喜和启示，无法一一评析本书的优长和亮点，但

① 莫言、李乃清：《莫言：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6期。

② 莫言、李乃清：《莫言：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6期。

“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

The Carnavalesque Writing: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Rebellious Spirit of Mo Yan's Novels

相信每一个认真地读过它的读者，都不会失望。

还要补充一点，胡沛萍也注意到了“狂欢化”理论的中国资源。例如，他在讲到莫言的狂欢化语言的渊源时，这样写道：“像《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在语言的运用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狂欢化’特色。它们都打破了诗、词、文一统文坛的格局，敞开怀抱，把彼此相异的诸种文类、语言聚合、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杂语’并存的实体。比如，《红楼梦》这部鸿篇巨制，诗起诗结，其间诗词歌赋等韵文与叙事并举，交错展开。诗包括五言、七言，古体、今体；词有长调、小令；歌包括山歌、小曲；还有赋、话本（说书）、童谣、对联、谑语、偈语、家信、公文等。它们夹杂于叙事白话之中，描摹环境、烘托气氛，展示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推进故事发展，相映成趣，平等对话，形成了‘众声喧哗’的艺术特征。”这样的论断，让我首先就想到了薛蟠等人装腔作势地编造“女儿诗”的场景和刘姥姥为了取悦贾母而念出的“吃个老母猪，不抬头”，不禁会心莞尔。

2014年3月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莫言小说“狂欢化”研究概述	(1)
第二节 巴赫金“狂欢化”理论概述	(5)
第一章 复调——众声喧哗的艺术世界	(12)
引 言	(12)
第一节 “大型对话”形成的复调艺术特征	(17)
第二节 “微型对话”形成的复调艺术特征	(30)
第三节 莫言小说复调形成的诸因素	(45)
第二章 杂语——“狂欢化”的话语策略	(53)
引 言	(53)
第一节 戏拟与调侃：荒诞中的真实	(55)
第二节 拟辞赋体：语言的舞蹈	(66)
第三节 谩骂与脏话：发泄的“自由”	(71)
第四节 杂语共生：开放的世界	(73)
第五节 语言“狂欢化”的意义与缺陷	(87)
第六节 封闭到开放：变化的轨迹	(97)
第三章 怪诞——“狂欢化”的生命形式	(102)
引 言	(102)
第一节 肉体欲望的提升与高扬	(103)
第二节 怪诞的生命喧哗	(121)
第三节 怪诞写作的文化功能	(130)

第四章 反叛——莫言创作的叛逆精神	(133)
引 言	(133)
第一节 对主流文学观念的反叛	(134)
第二节 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反叛	(144)
第三节 对宏大创作动机的反叛	(152)
第四节 莫言反叛精神的复杂性辨析	(158)
余 论	(175)
主要参考文献	(185)
后 记	(191)

绪 论

第一节 莫言小说“狂欢化”研究概述

莫言是新时期初走上文坛,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取得显著艺术成就的小说家。从1981年在《莲池》上发表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起至今,莫言在三十多年的创作过程中共发表了100多篇中短篇小说、10多部长篇小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莫言在当下文坛都算得上“大户”。自踏上文学创作之路起,莫言就因其创作风格的独异而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2010年获得国内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世界级大奖“诺贝尔文学奖”,更是把莫言推向了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顶峰。当我们静下心来冷静地探究他的文学世界时,就会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少有“异端”出现的国度,莫言及其创作似乎算得上是一个“异端”。他在创作中所采取的天马行空般的姿态,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惊世骇俗的内容,他在挥毫行文中所运用的多样变异的叙述手法、华丽奇诡的表现技巧、泥沙俱下的语言文字,以及话语行文中对旧有的文学观念、艺术规范、传统伦理所作的毫无顾忌的叛逆与批判等,在为他赢得一片赞誉的同时,也引来了多方的责难与质疑。从《金发婴儿》、《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白狗秋千架》,到《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欢乐》,到《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到《酒国》、《丰乳肥臀》,再到《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莫言这棵文坛常青树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当代文坛的敏感神经,也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他巨大的胃口,充沛的体能,他的欢乐和残忍,他的宽阔、绚烂,乃至他的古怪,近二十年来一直是现代汉语文学的重要景观。”^①

对于由莫言制造的这样一道“现代汉语文学的重要景观”,评论者们除了对那些颇

^① 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